

2.3 大疫与气候反常类型分析

在所统计的发生大灾的496年中,共发生各种气候灾害626年次,引发疫疾91次(包括应当年、应前1年及前2年)。其中发生于大旱之后者47/199次;发生于久雨之后者10/62次;发生于大雪后者10/96次;发生于暴雨大雨后者9/70次;发生于春秋寒者7/58次;发生于夏寒者7/46次;发生于冬雷后者5/34次;发生于冬奇寒者4/44次;发生于冬暖春热者2/17次;发生于酷暑者1/11次(由于一次大疫的发生可与几种灾害相关,故分别统计时次数超过总数)。可以看出:诱发大疫的气候异常以大旱(23.6%)、久雨(16.1%)、夏寒(15.2%)、冬雷(14.7%)最为突出,其他异常相差无几。其中冬雷虽不构成灾害,但其与气候反常和疫疾发生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。

2.4 大疫发生的其他因素

与虫害的关系:虫害主要指蝗虫,而蝗虫成灾又与干旱成灾有关。统计中发现,往往是旱与蝗相继出现,其后疫病随起,如山东《胶州志》载:明·万历43年(1615年)“夏大旱,有蝗……秋大疫。”;安徽《霍山县志》:明·崇祯13年(1640年)“大旱,蝗盈尺……至秋

田禾尽蚀,疫病大作。”除了害稼的蝗、螟、蠕外,蚊、蝇、鼠的孳生与疫病发生、流行关系亦密切。史料中有多处鼠死人疫的记载;蚊蝇孳生与疟疾、霍乱、疫痢的肆虐大有关联。《重修胶州志》更记载了清·康熙45年(1704年)一次由蝇引起的大疫:“有蝇自北结阵而南,所止疫作,全家没,村落成墟。”象这样村灭户绝的大疫虽仅一见,但其危害之重足见一斑了。

与战乱的关系:战乱是诱发大疫的又一重要因素,在266次大疫中有5次明确由战乱引起,这是因为战乱期间士卒集结,死伤相继,而百姓流离失所,冻饿暴喝,给疫疾的发生、传播创造了条件。著名医家李杲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一书中记载:汴京受围半月而后受疫而死者达百万人;此前金兵所围东平、太原、凤翔等地都有围解而人多病死之情况。因此,保持国家安定是防止大疫发生的有效手段。

与水灾、地震等关系:统计中还发现,大疫的发生还与海啸、水变质、大水、星坠等有关。而海啸、水变质与地震关系较密。大水除与大雨、久雨有关外,另与江河决溢有关。因此,进一步研究时应将水文、地震因素考虑进去。

颅内血肿治验

陈成攀*

王××,男,27岁。患者于1993年3月间,右侧头部被击重伤,在当地用中草药治疗好转后而不再理会,但头痛、头晕症状有时仍反复出现。同年6月初,突然右侧头部剧烈疼痛,难以忍受,并有恶心欲呕状。后经CT扫描,确诊为颅内占位性病变(颅内血肿),医生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。患者及家属坚持要求中药治疗。

6月13日一诊:证见头痛剧烈、尤如锥刺,并有抽痛感、痛处固定不移,有时恶心欲呕,精神委弱不振,舌暗红微紫、边有瘀点、苔薄黄,脉弦涩。神志清醒,痛苦面容,浅表淋巴结无肿大,头颅表面未见血肿及颅骨凹陷,双侧颈静脉微见怒张如蚯蚓状,双侧瞳孔等大等圆、对光反射稍迟钝、眼球有轻度水平震颤,实验室检查无明显异常,脑电图不正常。中医辨证:头部被击伤,以致气血突然运行不畅,瘀阻脉络,日久瘀积、留滞头顶成血肿。证属血瘀头痛,治宜活血化瘀、行气止痛、疏

风镇痉。投以清上化肿汤(自拟):当归、蔓荆子、赤芍、黄芩各9g,白芷、防风、川芎、细辛、甘草、羌活各6g,红花、桃仁、法半夏各10g,菊花12g,丹参30g,生水蛭2条,全蝎4g,田七粉(另冲)4g。

6月16日二诊:经服上药3剂后头痛已明显减轻,但仍伴有轻度抽痛状。原方加地龙20g,蜈蚣1条,3剂。

6月19日三诊:头部疼痛已完全消失,患者已擅自要求出院。经服上药后大便出现秘结,3~4天才解一次。照前方加入生地20g,柏子仁15g,5剂。

6月24日四诊:服上药后出现肠鸣、大便不调、日3~4次。照前方减生地、柏子仁,加神曲20g、麦芽30g,5剂。

7月14日五诊:近来天气变化,头部又有抽痛感,伴有外感症状,脉浮弦,嘱按6月13日原方再服5剂。7月20日六诊:上症消失,患者自觉如常人,但恐瘀血久积荡除无殆尽,故按6月16日处方连服15剂,后用异功散加减调治善后。半年后,有幸相遇,患者现身强健,天天在烈日下干烧砖重活,也不觉有不良反应。

*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,三亚市解放三路(572000)

收稿日期:1994-03-21